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君子养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苟谈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

益不足达爱敬之文

而滋成行义之美也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礼所以正身也

师所以正礼也

天地生物不能弃物

地道载人不能伤人

是谓是非谓非曰直

路强著

礼世礼法

和你一起读《荀子》

路强著

礼世礼法

和你一起读《荀子》

常州大学
藏书章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礼法：和你一起读《荀子》 / 路强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0
ISBN 978 - 7 - 5047 - 4327 - 5

I . ①乱… II . ①路… III. ①儒家 ②《荀子》－通俗读物 IV. ①B22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6351号

策划编辑 初景波

责任编辑 白 柑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杨小静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转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转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l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327 - 5/B·0550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字 数 173千字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30.00元

目 录



引言 非儒之儒——荀子与荀书

- 3 从少年学者到最为老师
- 8 乱世中的最后一个儒者
- 12 先秦思想的总结
- 17 饱受非议的《荀子》

第一章 攻乎异端——《荀子》中的百家争鸣

- 24 距墨以群——《荀子》与《墨子》的辩论
- 33 非孟以性——《荀子》与《孟子》的辩论
- 40 斥辩以义——《荀子》对名家的拒斥

第二章 辨分天人——《荀子》中的天人关系

- 52 天道有常，无须恐惧
- 57 人道贵为，力求中道
- 64 鬼神大谬，破除迷信
- 72 天人可通，以人为本

第三章 善者伪也——《荀子》中的人性善恶

- 80 本性自然，直面劣根
- 87 节欲制情，恶念不起
- 95 化性起伪，善端自显
- 102 殊途同归，儒者仁心

第四章 君子修身——《荀子》中的道德修养

- 111 君子贵学，学贵专一
- 117 礼义为本，师法为根
- 127 治气养心，虚壹而静
- 135 君子即立，小人即衰

第五章 明分使群——《荀子》中的社会秩序

- 142 人兽之别，贵在能群
- 147 群而不乱，本在有分
- 154 君臣有道，民水君舟
- 166 各司其职，天下大同

第六章 治世唯礼——《荀子》中的伦理原则

- 173 节欲治乱，礼之所起
- 178 修心化性，礼之所用
- 188 正国治世，礼之所兴
- 194 君子执礼，法度自成

第七章 事功王霸——《荀子》中的社会理想

- 203 王以义成，霸以信立
- 210 富民以利，强国以兵
- 216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 221 王霸并举，道在其中

引
言

非儒之儒——荀子与荀书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以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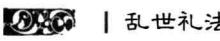
这是《史记》中对于荀子的全部记载，在这本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著作中，对于荀子这样一个集大成者的思想家来说，两百多字的叙述确实少了些。当然，我们无从考证，司马迁是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荀子更为详细的记录。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简化使得荀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显得较为模糊。对于荀子的著作，仅仅是用了一句“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来进行概括。从《史记》中的记载来看，荀子似乎从来没有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政治职位，而且也没有像孔子或孟子那样有很多的机会参与国君的政治实践，而更多的是进行学问上的探索与论证。因而，这样一句话似乎也给了人们这样一种感觉，荀子的一生最终落实于《荀子》一书当中。因此，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从荀子本人的生命历程说起。



从少年学者到最为老师

荀子本名荀况，荀子是后人的尊称。后世也称荀子为孙况、孙卿、荀卿。不称“荀”而称“孙”，始自汉代中期，因为汉宣帝姓刘名询，当时的学者为了避讳尊者的姓氏，所以在汉宣帝之后，学者就改称荀子为孙卿，这一点在汉书的《孙卿书》、西汉刘向所作的《孙卿书录》中都能得到佐证，同时，当时也把相关史料，例如作于汉宣帝之前的《史记》上对荀子的称呼也做了一些改动。古人对人尊称一般不称名，而是称字，或称尊号，所以，荀卿或孙卿之“卿”，可能是荀子的字，也可能是对他的尊称。现代一般都称荀子，是因为在荀子时代，“子”是通用的尊称。

迄今为止，对于荀子的在世时间并没有明确记载，从一些史料上的推测而言，荀子的生卒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最为惯常的说法是荀子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也有一种说法是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07年（即周赧王八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13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左右，大约活了九十四岁。第一种说法与《史记》中的记载不相贴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春申君在公元前238年楚国的内乱中被杀，荀子也受到牵连，把他的兰陵令废除了。于是，荀子便因家兰陵，专心著书讲学。如果说荀子卒于公元前238年的话，那么恐怕我们今天很难见到《荀子》一书了。而第二种说法则似乎也有其漏洞，因为在公元前213年，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么如果荀子恰在这一年过世，无论是幸存的儒者，还是后世的学者，应该都不会把这一具有标志性的时间遗漏。而且，在汉儒的记载中，也没有说明《荀子》一书是怎样躲过那场



文化浩劫的。因此，更多的可能是荀子卒于秦朝建立的初期。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荀子是一个高寿的学者。他见证了中国历史由分裂到统一的重大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给他的思想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与荀子在世的时间一样，荀子的祖籍与游学经历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疑团。如今，关于荀子故里的说法，就有山西安泽、山西新绛、山西临猗、河北邯郸、河南中牟等多种说法。因为《史记》中只说荀子是赵人，但当时赵国跨现在的山西河北两省，而且战国时期，各国的边界城邑由于战事多有变动，这就使得具体的地点更难以考证。从宗族姓氏的发源与流传来看，荀子出生在赵国的郇邑或荀邑，郇邑或荀邑是在何处，历来说法不一。有说在今山西解州西北，有说在今临猗西南，又有说在今新绛县附近。由此可推断，荀姓族人可能散居在古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州一带。这大体可以框定出荀子故里的范围。近年来，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似乎加重了荀子生于新绛县境内的证据。如果从历史的源头来看，郇地是西周早期的封国之一，受封者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春秋时期，晋献公扩张领土，将郇地占为己有。在晋国后期，与姬姓晋公室不同的异姓卿大夫执政，逐渐形成了若干个大家族执掌晋国的政治局面，这些大家族中就有荀氏家族，也称中行氏，郇地当时就是为荀氏所占据。荀氏后来被赵氏所灭，郇地即为赵氏所占有。赵氏家族后来被封为诸侯之一，在战国时期成为赵国。荀氏的权力虽然被赵氏剥夺，但荀氏家族却在数代中不断有人才涌现，在赵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战国初期，赵国的相国公仲连

所主持的变法改革中，荀欣就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提出了重用贤人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因为荀欣在赵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才使得有学者认为，荀子的故里就是赵国的邯郸。

与其故里之争相比较，荀子的游学经历则更显得扑朔迷离。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也就是说荀子在五十岁的时候才游学到了齐国。同样，汉代的荀子研究者刘向也在其《孙卿新书叙录》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另一种说法，则是应劭在《风俗通·穷通》中说：“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这两种说法是关于荀子生平的最大争议。历来学者各持己见，似乎很难有所定论。这也形成了关于荀子的一个公案，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循着历史的线索做一些考证。看看会得到怎样一些有趣的结论或问题。

汉语中“始”的意思不外两种，一为“最初”，二为“才”，无论哪种解释都只能将司马迁的说法解释为荀子在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游学。而刘向的说法则更让人疑惑，据史料记载，齐威王田因齐在位期间为公元前356—公元前320年，齐宣王田辟疆在位期间为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对应于荀子的生卒时间，即使是在齐宣王时期，他也不过是个十岁左右的少年，那么刘向所谓的“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显然从时间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学者认为这里的“年五十”应该做“年十五”。对此，钱穆先生曾举出三条佐证，（一）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者，非五十岁后学成为师之事也。（二）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



也。（三）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非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后最为老师也。钱穆先生所说的确实有一定的根据，但从一些情理上推断“年十五”一说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从时间上推断，荀子在此时似乎还不满十五岁；而且即使是史料有所偏差，当时的荀子也只是个十来岁的初学者，那么以这样一种身份恐怕是很难与“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这样一句判断相迎合。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国君会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什么尊宠。在荀子数万字的著作中，不仅对这段历史没有任何记载，更没有提到自己十五岁时有什么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论语》，孔子在描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至少提到了“十有五而志于学”。如果十五岁左右是荀子学术的起点的话，那么照理他是应该在著作中有所体现的。因此，即使荀子十五岁时到过齐国，也未必会见到齐宣王，更不会成为思想领袖式的人物。据此，倒是司马迁所说更为贴切，荀子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即齐襄王时期游学于齐国稷下，并获得“最为老师”这样的尊崇。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荀子出道较早，有学者认为，他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了。在《荀子》一书中，我们看到很多关于齐闵王的论述，而在齐闵王时期，荀子也不过是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对此时的政治社会现实能有如此深刻而全面的理解，至少足以证明荀子“有秀才”所言不虚。根据《史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到荀子游学所到过的地方包括齐国、楚国、秦国、赵国。而在《韩非子》中还记载了荀子可能还到过燕国。由于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后期，很多

小国都已经被大国吞并，因此，尽管荀子似乎并没有像孔子那样遍游很多国家，但事实上，荀子所游历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正像他的先师孔子一样，荀子的这种游历赋予了他广博的社会见闻和思想素材。我们可以从《荀子》一书中看到，荀子几乎对当时的各个学派和思想都有所了解，并能针对性地提出评判。同时，荀子还能够参与到与当时一些执政者的对话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由此而言，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世将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荀子在稷下学宫担任“祭酒”的经历，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荀子学术和思想经历的重要一环，但是荀子在书中并没有提到被后世所万分推崇的稷下学宫，如果稷下学宫真的如此重要的话，在荀子那种严密的学术论著中却只字不提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同样，汉代儒生提到孟子也在稷下担任祭酒，但是《孟子》一书中同样只字未提。参照其他一些史料，也可以发现稷下学宫恐怕远不是后世渲染的那样重要。他至多是一个混杂了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荀子所出任的“祭酒”也更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论坛主持人而已。倒是齐襄王时期对于荀子“最为老师”的推崇似乎还有道理可讲。历史上的齐襄王个人能力平庸，但接受齐湣王的教训，与诸侯修好，复建稷下学宫，尽管此时齐国国力由于连年征战而大伤元气，所谓的稷下学宫也不过是聚集了些二三流的知识分子，但是将荀子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拉过来以充门面，似乎应和了齐襄王的统治需求。基于此，我们对于荀子的了解还得更多的从其思想内涵和历史背景中出发。

乱世中的最后一个儒者

战国是一个残酷的时代，这一点是普遍公认的。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有记载的战争就发生过5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晋阳之战（公元前455年）、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马陵之战（公元前445年）、伊阙之战（公元前293年）、破齐之战（公元前314年）、即墨之战（公元前284年）、鄢郢之战（公元前279年）、阏与之战（公元前269年）、长平之战（周赧王四十六年）、邯郸之战（公元前260年）。这些战争的规模往往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对有着很强的道德理想，并且强调法先王的儒者来说，基本上都被边缘化了。从历史上看，战国初年尽管有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重开儒家之新风，但却不难看到，孟子远没有像孔子那样培养出众多弟子。这不能不说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儒家那种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手段的方式已然不合时宜，以至于很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只能选择其他出路。当时的百家争鸣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那么到了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则进一步式微，法家、兵家、纵横家则大行其道。荀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如果不是他多方吸取诸子百家的思想，那么此时儒家的声音究竟能否发出恐怕还真是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战国末期还有荀子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发展着儒家，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我们今天看到的儒学究竟还是不是这个样子。

在先秦的众多学者中，荀子无疑是一个高寿者，但可以想象的是，荀子的这种高寿让他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苦难。荀子的一生经历了战国时代的大多数战争，很多战争的规模之大，战况之惨烈都是中国历史上

很少见的。而且，在这些战争中人们表现出的兽性和残忍则更是令人发指。例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荀子大约四十多岁的时候，史书记载当时秦国主帅白起在取得胜利之后，居然还是坑杀赵国40万战俘。面对这样的时代，对于民间疾苦有着深刻体会的荀子无疑是痛苦的，因此，他疾呼要修君子之德，要用兵以仁，痛斥当时小人的恶行，甚至将具体的施政方略都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但是，荀子也是无奈的，作为致力于实现政治理想的儒家，荀子可能是在政治上最失意的。他的先师孔子，曾官至鲁国的大司寇，类似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而他的前辈孟子，也曾经被拜为上卿，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荣耀。但是荀子仅仅是楚国的公子，在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做了几年的兰陵县令，而且还并没有得到春申君的全面信任。于是，尽管荀子终其一生来陈诉王道，宣传儒家的理念，具体而翔实地陈诉总结治国方略，但其结果却是“世莫能用”。难怪乎汉代刘向在整理完《荀子》之后写道：“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时的国君如果能够任用荀卿并推行其治国方略，那么几乎可以实现王天下的目标了。但是，最终没有人能采纳并接受荀卿，六国的君主相互攻伐，最终全部被灭亡。而统一天下的秦国最终也大乱而亡。”

如果进一步去分析和理解荀子，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荀子对那个时代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不是对他没有被任用的抱怨，而是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道德沦丧、人性堕落，以及政治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混乱而产生的义愤。这种义愤在《荀子》一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从他对于“小

人”的痛斥，对于“襌祥”（当时对世界的一种迷信的、神秘化的看法）的驳斥，乃至对孟子、墨子等百家思想的批判上都可以看到荀子的这种情绪。特别是在其“人性本恶”的判断中，集中体现了荀子这种包含着痛苦与无奈的愤怒。在荀子看来，人性中包含了贪夺、好利、纵欲等多种恶的根源，而在战国时代的社会中，也正是这些人性中的劣根全面爆发的时候。难怪乎唐代学者张倞在《荀子·性恶》篇的开头写下“当战国时，竞为贪乱，不修仁义，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无势位以临之，故激愤而著此论”。然而，历史在这里和荀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激愤使他成为后世学者，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儒家纷纷诟病的对象。唐代韩愈对于荀子的评价是“大醇小疵”，但是却已经把荀子排除到了“道统”之外。而在宋明以后，荀子则直接被归于法家，成为儒家的“叛徒”。

其实，荀子即使在此如此的激愤中，仍然没有对当时的人与社会完全绝望，依旧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论断，即认为普通人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王的。而遍观《荀子》一书中，可以看到，荀子的核心思想依然是延续着儒家的基本脉络。从道德修养来讲，他一再强调君子人格，要求从自身的修养来入手进行道德的内化与实践。从治国方略上来讲，他追求仁义治国，追求仁者为王，而且尤其强调政治实践的最高境界是“百里之地而取天下”，这其实与孔子、孟子的理想并无二致。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他宣传的仍然是仁义忠信；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仍然歌颂的是圣王政治。这些都足以证明荀子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儒者。如果说荀子与以往的儒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为注

重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之道，从而真正实现孔子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说，荀子更无愧为一个儒者，因为在以孔子为主的儒学基础之上，荀子有所独创地升华了孔子的“大成”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由荀子发扬光大而完成“内圣外王之道”。从历史传承上来看，汉代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史记》中的“礼”、“乐”两论中的很多内容均引之于《荀子》的《礼论》、《乐论》、《劝学》等篇。清代学者汪中在《荀子通论》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所指的就是《荀子》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真正贡献。



先秦思想的总结

纵观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有的善于浸润人心（如孟子），有的长于论辩机巧（如纵横家），有的精于政治运作（如商鞅），有的乐于超然物外（如庄子），但要论及博学，恐怕难有出荀子之右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荀子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样也是整个先秦思想的总结者。自荀子之后，虽然有韩非独领法家之风骚，但终究偏执一隅，思想学术领域也就再也没有能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思想体系，荀子也就成为了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曲绝唱。

荀子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是以其广泛的见闻和深入的思考为基础的，无论是批判的针对性，还是论述的严密性，都显得一丝不苟，并井有条。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从这一点上确实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荀子一生几乎游历了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并且接触了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了他们的思想。同时，荀子也有机会跟那些在各国游仕的各家各派的学者交流，并深刻思索了他们的思想特色和不足之处。而且，荀子的博学在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荀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不仅对于诗、礼、乐等儒家传统的经典科目有着深刻的研究，而且他的文赋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又深谙法家、名家之道，甚至对兵家、機祥之说也广有涉猎，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学者所难以具备的。孟子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对于荀子而言，战国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可谓“天时”，广泛的游历可谓“地利”，自身的聪慧与博学则为“人和”。具有了这三方面条件，荀子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做了最为全面和深刻的总结。毫不夸张地